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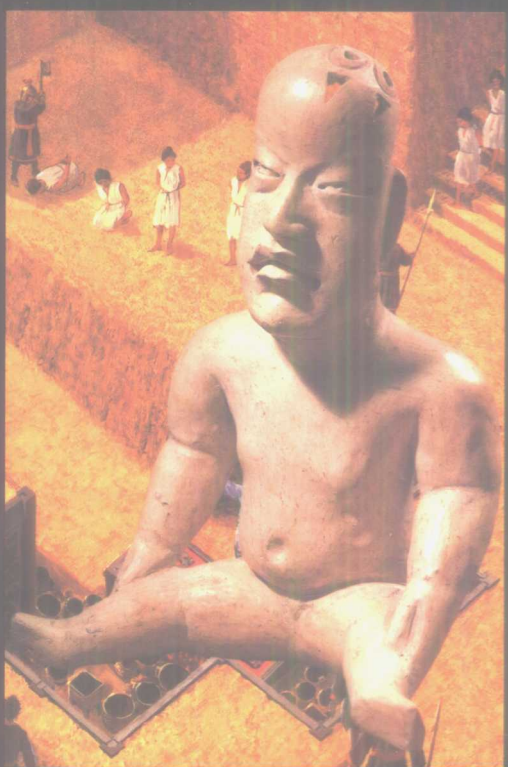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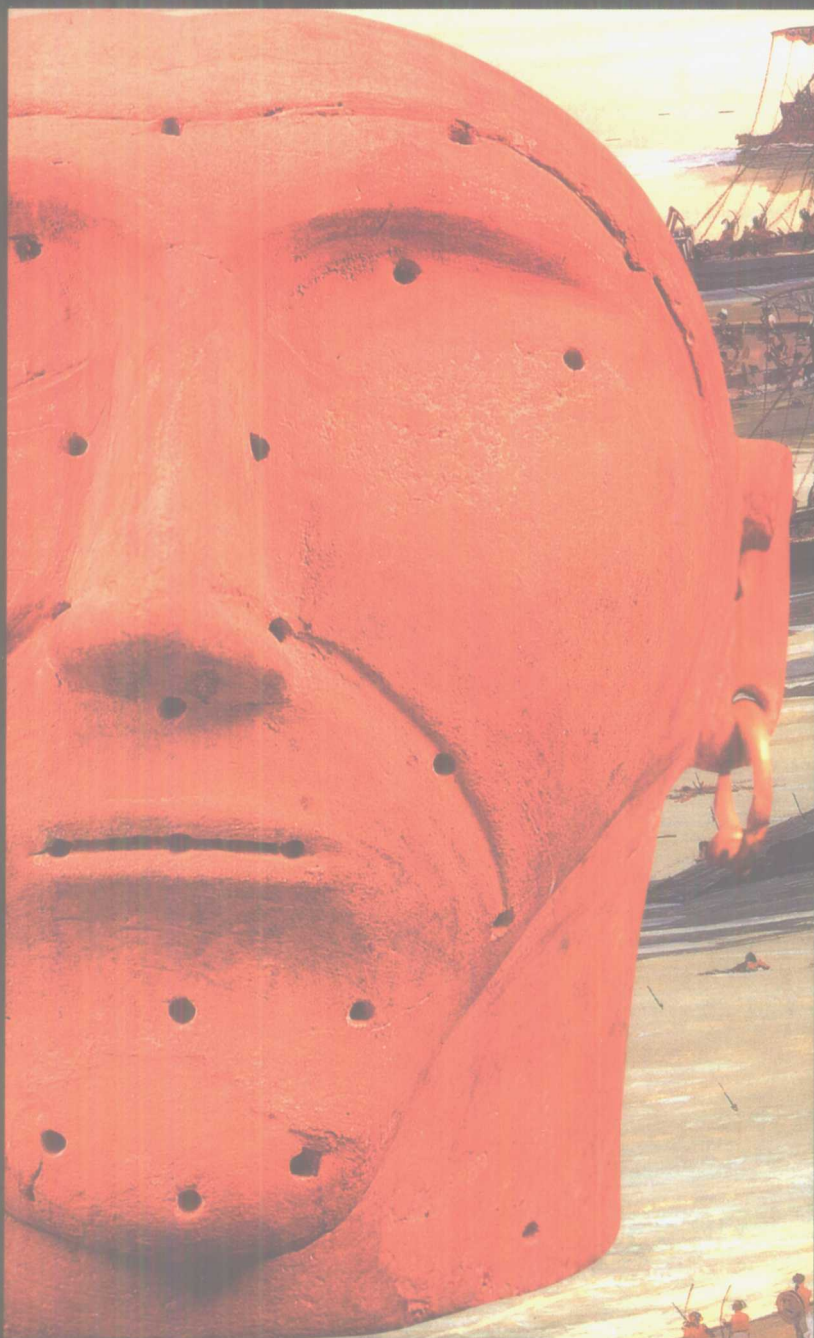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文明初曦

公元前1500年—前600年

扩张的帝国 / 埃及的黄金时代 / 希腊的磨难 / 地中海商旅
亚洲的发展 / 美洲的觉醒



K103-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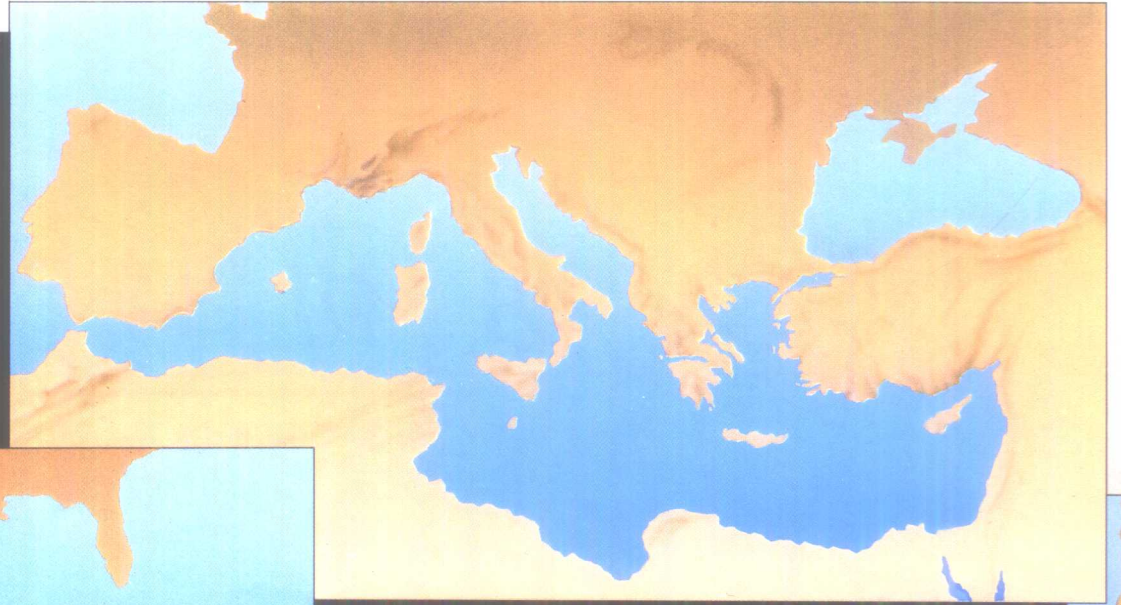
13

人类文明史图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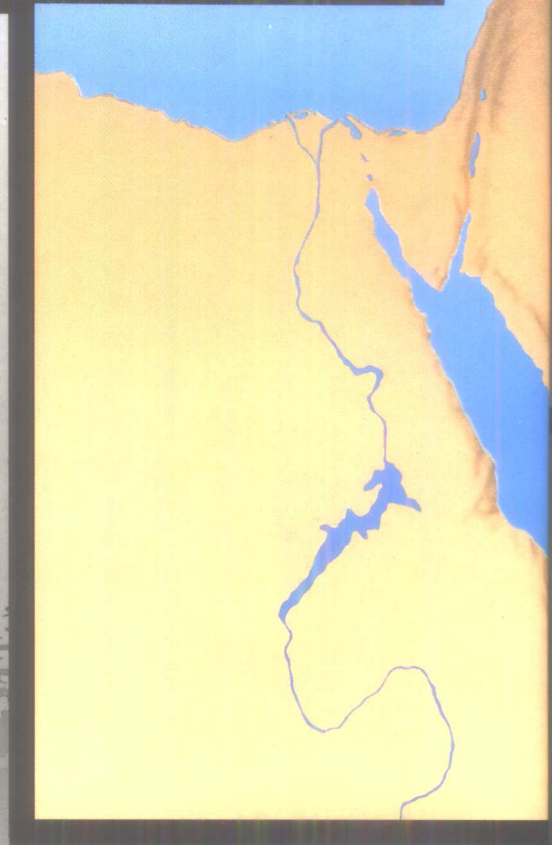
文明初曦

公元前 1500 年 — 前 600 年

地中海：埃特鲁斯坎人，希腊人和腓尼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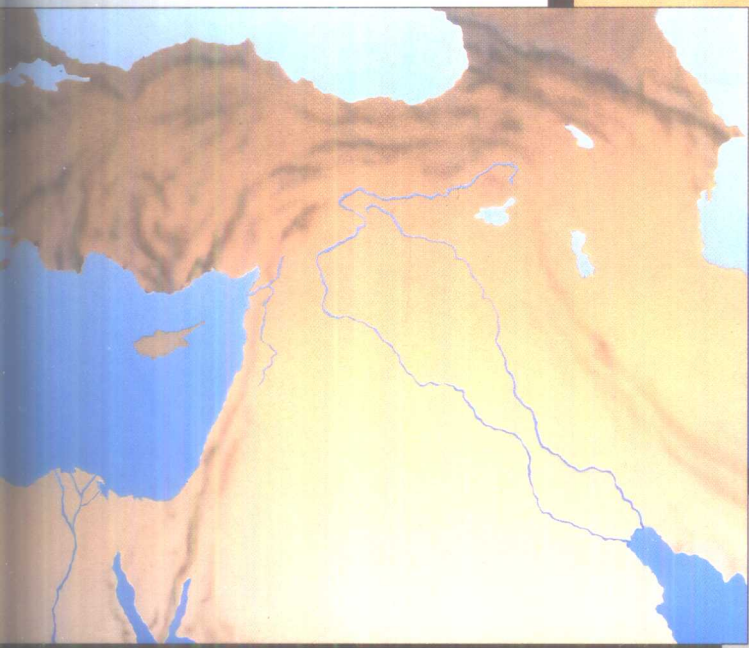
美洲：奥尔梅克人和查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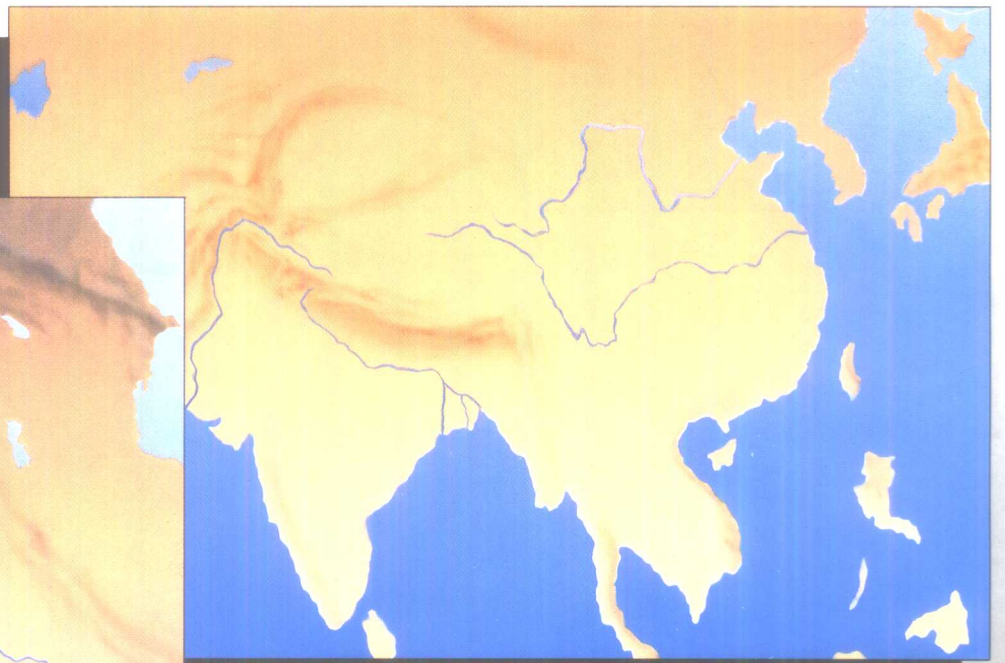
埃

公元前 1500 年——前 600 年





中东:赫梯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



亚洲:雅利安人和中国人



人类文明史图鉴

文明初曦

公元前 1500 年 — 前 60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编辑:埃伦·菲利普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编辑资料部主任:萨曼塔·希尔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指导:亨利·伍德海德
丛书管理:菲利普·布兰特·乔治

《文明初曦》编务:

策划:埃利莎·E·鲍德温
副编辑:马里思·F·布瑞格(图片)
文本编辑:吉姆·希克斯·戴维·S·
汤姆森
撰稿:斯戴芬·G·希斯罗蒲,雷·琼斯
研究人员:保罗·约克——桑德兰(文本)
简·A·马丁,科尼·斯乔布雷治(图片)
助理策划:阿兰·皮兹
副本统筹:卫维恩·诺贝尔
图片统筹:瑞妮·德桑的斯
编辑助理:帕特丽夏·D·维热福德

欧洲版:

策划:里恩·布朗
副主编:费朗西丝·狄克森
编辑制作部主任:莫琳·凯利
制作助理:底波拉·费海姆
编辑部:泰雷莎·约翰,德波诺·莱利特

本卷顾问

概论:

约翰·瑞·迈克内尔, 华盛顿乔治敦大学
历史系副教授。

美国:

吉尔·L·孚斯特, 纽约州立奥尔班尼大学
人类学助教。
彼得·T·孚斯特, 纽约州立奥尔班尼大学
人类学和拉美研究教授。
戈登·F·迈克文,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敦
巴顿橡树园原哥伦比亚亚图图书馆副馆长。

亚述:

罗伯特·D·比格斯, 芝加哥大学东学院亚
述学教授。

中国:

罗伯特·骚普, 华盛顿大学艺术史和考古
学教授。

埃及:

罗伯特·S·彼安奇, 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
埃及部中东古典与古代文化分馆馆长。
埃兰桑多·罗凯特, 意大利罗马大学埃及
学教授。

埃特鲁斯坎:

莱瑞莎·邦凡特, 纽约大学古典教授。

希腊:

乔治·梅兰纳斯, 希腊阿森斯大学考古协
会秘书长、教授。
约赛亚·欧波, 密歇根大学历史教授。
奥莫托诺斯·斯奇勒德, 加拿大安大略奥
托瓦大学古典考古学访问教授; 希腊德尔
斐考古博物馆馆长; 希腊帕罗斯发掘主
任。

印度:

史瓦·白伽派,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历史
教授。
格雷戈里·波塞尔, 费城宾夕法尼亚博物
馆大学。

腓尼基:

皮埃罗·巴特洛尼, 意大利撒丁蒙特西瑞
发掘主任。
P·卡尔·马卡特, 威廉·费格斯威尔, 阿
尔布莱特古代迈东教授, 马里拉州巴尔的
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特约撰稿人:

罗纳尔德·H, 贝尔里, 理查德·比尔林斯,
查普·克拉克, 乔治·G·丹尼斯, 唐纳德·
戴尔·杰克逊, 查里斯菲利浦, 布瑞斯·沃
克(文字), 亨利·格罗斯(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里默尔—希恩(波恩), 玛丽
娅·维西亚·阿洛伊斯(巴黎), 安·纳顿
森(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米尔卡·葛迪达斯(阿森斯), 翁宾(香港),
马林·列文(约旦), 卡洛林·阿尔库克, 卡
洛林·卢卡斯(伦敦), K·K·夏玛(新德
里), 伊丽莎白·布朗, 克里斯尼·莱贝尔
曼(纽约), 安·维爱斯(罗马), 常罗仁(中
国台北), 迪克·贝利(东京), 查尔迪·莱
森(维也纳)。

中文译者:

蔡守国

责任编辑:

崔文辉

目录

1 扩张的帝国 9

2 埃及的黄金时代 31

短论:无所不在的神 55

3 希腊的磨难 69

短论:战争用的机器 89

4 地中海商旅 99

短论:开辟沿海航线 119

5 亚洲的发展 127

6 美洲的觉醒 149

大事年表 168

索引 170

参考文献 173



扩张的帝国

1

人类一直都是一个不安的物种。他们修建道路，从高山到平原，从一个山谷到另一个山谷，从这个星球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为了追寻更好的狩猎地和牧场，他人的牛群，更丰富的矿石，更多的水、财富，赢得战事、自由以及剥削其他民族的机会，或是任何足以唤起个人、家庭、部落乃至整个国家的目的而停止工作进行迁徙。尽管这种徒步游历的精神在绝大多数的时代里已经赋予了生活以特定的特征，但是与开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开端相比，这种精神对于发展文明来说，作用就不太显著和重要了。

在庞大的欧亚大陆，这一时期有两支主要的民族在迁徙。在当时，他们并不被认为是两支——只被看作许多不同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名字。很久以后，学者们根据语言特征把他们分类，这种特征也被用来表示种族关系，其中一支称作印欧语系人，另一支称作闪族（语）人。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对于那些被他们侵略或渗入领土的原住民族来说，他们可能会被冠以当地任何一种相似的称号，这种称号里包含了轻蔑、恐惧和仇恨等诸多情感。在稍后的时代里，希腊人带着这样的情感概括出一个词语：野蛮人，这个词语是希腊人为说外语的陌生人创造出来的。

至于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有那么多的人从故乡迁徙到新的地方，印欧语系人和闪族人都没留下任何明显的线索。对于任何一个部落来说，迁徙不是件新鲜的事，每个部落都一直在找寻新的游历或栖居的地方。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开始的时候，尽管那时不像此时的人数这么多。这两个民族都有相同的原动力，就是找寻更经得起考验的环境：印欧语系人来自粗糙、半干旱的欧亚大平原，闪族人来自阿拉伯和北非的某个沙漠。这两个民族都拥有鼓励迁徙的灵活方式：印欧语系人用马匹，闪族人用财产和骆驼。

但是为什么人口迁徙的细流会汇成大水始终是个谜。也许大平原上一场灾难性的旱情迫使印欧语系人为他们的牛寻找鲜美的草地，也许沙漠边缘地带的一连串丰年刺激了闪族人口的增长，这就需要新的地方来维持生活。或者只是更强悍的民族迁徙进来而把闪族人和印欧语系人赶出了他们的领土，从而引起像台球彼此撞击而运动的一个链式反应。

无论是什么原因，他们迁徙了，从大约公元前 1500 年到公元前 600 年，世界上开化的地方几乎都感觉到了这种迁徙的震动。也许仅仅只能是在南美洲和中

公元前7世纪,在亚述帝国统治的巅峰,它蜿蜒出一条庞大的2250千米的弧线。从波斯湾穿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山谷,向西经过叙利亚到达地中海,然后沿着海岸向下,包括巴勒斯坦和埃及。在这个王国长达几世纪的扩张领土过程中——包括中东的绝大多数的肥沃土地和有价值的贸易通道——亚述王成功而强有力的军队横行于以前被其他强大民族所控制的领土,这些民族有:阿拉米人、赫梯人、喀赛特人和米坦尼人。

美洲,有些先进的文明非常遥远而不被印欧语系人和闪族人的迁徙所影响。在那里,安第斯山地的查文文明和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拥有高水平的艺术和精细的组织体系,他们不受世界另一边正在发生的重大改变的打扰。甚至遥远北方的中国也可能间接地受到影响,中国是一个已建立起长期文明的国家,在历经夏商两个王朝的成功统治之后,她的文明在这一时期成长和繁荣起来。中国人不得不在他们自己边界流浪的野蛮人作斗争。这些野蛮人也许已经在偷偷潜行,因为他们已经被其他民族逼迫离家,他们已经被印欧语系人轮番掠夺。

在欧洲大陆的尽头,来自大平原的民族的迁移在世界的外形上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记。被认作迈锡尼的印欧语系人涌入希腊,并且创造了代替克里特岛人失落世界的眩目的爱琴海文明。他们被其他印欧语系人所追随,他们的殖民将酝酿成古希腊的根源。对于北部和西部印欧语系的民族——其中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波罗的人、斯拉夫人——要去渗入欧洲大陆几乎每个可以居住的地区,还要跨海到达不列颠和其他近海的陆地。一些人定居在意大利半岛,他们是最著名的一个民族,叫拉丁人。他们最终使拥有当时极度繁荣的文明之一的埃特鲁斯坎人黯然失色,是通过为未来罗马建立一个更伟大的文明而做到这一点的。



这只牡鹿形状的银制礼仪用饮水杯是在大约公元前 1200 年由赫梯人的艺术家精巧制作而成的。居住在矿物丰富的安纳托利亚，赫梯人世代都是古代中东地区最好的金属制造工。他们的技术在精美的呢绒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围绕着杯子雕刻的是一种宗教仪式场面。在鹿的嘴唇下，有方格图案式样的项圈，这个项圈巧妙地掩盖了制作成两部分又接在一起的头和身体之间的细缝。

在其他的印欧语系民族中，有一个叫做赫梯的民族，他们从大平原迁到安纳托利亚，那是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突出的一块多山的陆地，像是一只屹立在亚洲并通过一条狭窄的水路凝视欧洲的大犀牛的頭。在那些山地里，赫梯人发现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另外的人从大平原迁到伊朗高原，从这儿一些队伍向东缓慢跨过印度的卡奇山到达印度。这些雅利安人的社会风俗在印度次大陆酿成了一个独特的精神文明：印度教。

倘若没有那些连绵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通过欧洲进入南亚，那么要在很久以后，迁徙人口的影响才会比相对要小的地区更明显，或更激烈。这些小地区包括中东文明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和沿着地中海东海岸后来被称作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邻近地区。在这个地区，部落和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持续着领土之战；在这儿，城市也巨大和富庶得足以吸引远处贪婪的军队，让小国的国王梦想拥有庞大的帝国；在这儿，有一流的地中海口岸和陆上贸易通道，能够为那些掌握控制权的人提供数不胜数的财富；最后，这儿也是从北部推进的印欧语系人同当地人，以及从南部和西部强行推进的闪族人发生冲突的地方。

这个地区绝大部分的固定居民是闪族人，他们中间的亚述人在大约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初期，就从沙漠出发开始漫游，沿着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定居。这一时期，在更多新到达的抢割土地的闪族人——包括迦勒底人、阿拉米人、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的压力下，当地部落中的敌对行动不断加剧。为了被不断激起的基本的领土目标，印欧语系人从北部开始的蚕食行动在加剧。同时，古老的政权埃及从南部挺进，试图保持它在这个地区的传统霸权。结果就形成一个轰鸣的炉子，热得足以熔化旧的帝国和文明，锻造出新的帝国和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 1700 年，雄心勃勃的赫梯人已经漂离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在那儿接下来三个世纪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把尚武精英的准则强加在当地人身上，这些当地人把他们的领土叫做赫梯，赫梯人的名字由此而来。那儿，在荒凉的、白雪覆盖的群山中，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首府哈图什，它是一个坐落在海拔 900 米高原上的风暴狂卷的城堡。

赫梯人是一个长着鹰鼻、身材矮小粗壮的民族，男人们通常都蓄须，戴耳环，还把自己的长发梳成发辫，发辫非常粗以至于能在战争中起到保护脖子的作用。妇女和男人相似，都穿紧身短衣和鞋头有上翻的尖部的鞋。当天气需要时，他们穿上羊毛制的长袍。



他们的文明以有活力和适应性强而著称。他们和别的印欧语系人分享他们的神灵。尽管赫梯人用他们自己的象形文字来雕刻纪念牌,但是他们还热衷于用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来记录长篇神话、赞美诗、王室的法令和国家的资料。然而,赫梯人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革新者,他们有很高的艺术想象力,他们颁布了一个非凡的人道的法规。同时,他们还是运用外交技巧方面的先驱,他们一般是通过协商和签订条约来扩充版图,而不是用武力。然而,在表面的温和下面是一个强有力的拳头,他们扩大版图是通过勇猛的赫梯勇士和一项机械革新成果:赫梯人的战车。

那时典型的战车与一千年以前苏美尔人曾经使用的笨拙的战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新型器械有小号的适用于比赛速度的战车,它是印欧语系人为平原交战而开发又迅速被闪族军队所采用的机器,取代笨重而坚固的木制车轮的是又轻巧又结实的带轮辐的车轮。由于有装在车后部安放适当的车轴,战车操作非常灵敏,能够转过尖角而不倾覆。战车使用特别饲养和训练的马来拉动,而不用苏美尔人的几乎没经驯养的野驴。新战车能够以高速度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但是赫梯人自己又做了改进。鉴于大多数别的战车装载两个武士——一个驾车者和一个弓箭手——更大更重的赫梯人战车装载三个武士:一个驾车者,一个持矛者和一个握盾者。赫梯人在速度和机动性上所失去的,将在集中的战车冲锋,特别是对敌方侧翼的袭击中赢得更多的突击成果。此外,因为赫梯人的队伍既使用进攻性武器又使用防御性武器,所以他们这样的装备在近战中要远远好于那些小而快的战车。那些小而快的战车经常保持谨慎的距离密集地向敌人射箭。



尽管有这样有利的条件，但赫梯人帝国权力的增强仍是呈螺旋状地不稳定地爬升。一个早期的国王穆尔西里一世统帅大军，沿着幼发拉底河行军 800 千米。在那儿，他成功地攻下了巴比伦，但是他立刻转头，领军返回哈图什，可能是因为得到有关自己国内动乱的报告——他在回国的途中遭到一个堂兄的暗杀。他对巴比伦的征服对他自己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益处：它只不过为别的印欧语系人——喀赛特人成功接管那里开辟了道路。喀赛特人是从西部的伊朗高原迁入巴比伦的。忙于宫廷阴谋、王室暗杀和篡位的赫梯人在大批密集的包围下惨淡经营了两个多世纪。直到公元前 1372 年，一位务实的行政官员、外交官兼勇士做了国王，他叫做苏皮卢利乌马斯。他一登上王位，便发现国家的四周都被敌人包围了。威胁特别大的是一个叫做米坦尼的好战的印欧语系人的部落，这个部落统治着一个强大的北部美索不达米亚政权。苏皮卢利乌马斯是个有耐心的人，仅在 12 年的加强防守和重组军队之后，他就把敌对的眼光投向了米坦尼。

苏皮卢利乌马斯的第一次远征以失败告终。但是，在公元前 1366 年，他的赫梯人军队横跨幼发拉底河，向南行军，从背后袭击敌军。由于吃惊并和盟国相隔绝，米坦尼的国王逃跑了，随后被他自己朝廷的愤怒成员处死。米坦尼沦为赫梯人的附庸国。苏皮卢利乌马斯再次横渡幼发拉底河进入希腊，在那儿他占领了八个小王国。在这些王国里，有个城邦叫卡迭什，它的统治者有勇无谋，在战斗中挑战赫梯人，很快就被击败了。

到公元前 1353 年，从国土面积和实力上看，只有埃及可与赫梯帝国相匹敌——在那一年，苏皮卢利乌马斯从埃及年轻的王后安海塞纳曼那里得到一个惊人的信息，安海塞纳曼是刚死的 18 岁的图特安哈门的遗孀。“我的丈夫去世了，而我没有儿子，”她悲痛地写道，“他们在谈到您时说您有许多儿子，如果您愿意把您的某一个儿子送来，那么他将成为我的丈夫。”

这个在自己国内缺乏政治支持的埃及人可能想要得到赫梯王子的军队提供的安全保障。这样一桩婚姻可能会改变这个地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政治的进程。由于怀疑这是个圈套，所以苏皮卢利乌马斯谨慎地派出一个使者去“查明真相”，正如他的书记员所写的：“与这个女人有关的事件的真相是什么？”这个使者显然不太机智，那个王后在被问到自己的动机时，回答说她受到了“侮辱”。不过，她仍然补充并强化了她的想法，如果苏皮卢利乌马斯愿意送来一个儿子，那么他将成为“我的丈夫和埃及的国王”。赫梯人的君主仍在拖延，这个谈判几乎拖延了半年，直到最后满意为止。他送了一个儿子去和那个埃及王后联姻，但是为时已晚。那时，埃及朝廷一个叫埃城的祭司已经抢先占据了王位。不幸的王子一到埃及就被埃城处死了。

但是，赫梯王国仍旧昌盛而且继续扩张，一直到公元前 1334 年，苏皮卢利乌马斯死于瘟疫为止。它拥有 675000 平方公里的国土，从爱琴海向南到达黎巴嫩的群山，向东到达幼发拉底河的河源。赫梯人的政治、宗教、法律和军事制度是严格按照一种适合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赫梯王国的方式而确立的。

↑ 赫梯人的装有六轴轮的战车，轻得可以由两匹马迅速拉动。它还很安稳，站在上面的士兵之一在车辆运动时能够使用弓或标枪。它坚固得能够经受住越野袭击的颠簸。这种战车广泛地被其他近东国家所仿制，在数个世纪里它在交战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大约公元前 900 年，它被骑兵和步兵所取代。

当然，赫梯人的政权是建立在军事专政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种军事专政是以赫梯战车为基础的。战车需要不断进行维修，操纵战车的武士和拉战车的马匹都需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实际上，优良的战马被认为比人更有价值。赫梯人使用一种军事手册，上面细致而且慎重地列出照看和训练马匹的时间表——什么时候梳理马匹，什么时候给马擦油，什么时候给牲畜盖上毛毯，怎样准备马匹的饲料，还有每天怎样驯服马匹。

赫梯人是如此依赖于战车，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车辆塑造了社会。赫梯人形成了强有力的驾车者等级，他们的高贵的首领们被国王奖赏财产，这是为了使他们能全力以赴地战斗，这样做的结果便形成一种封建制度。君主或“大国王”占据最高位置，他是国家的首领，军队主要的统帅（这个军队是他寄望能够完全进入战场的），最高的司法权威和自己领地的主人，能够得到这些称谓，只能是因为王室的血缘。宫廷等级非常严格，一次，一个叫做苏利娅的仆人被处死，只是因为她的一根头发掉进了国王的大水罐里。

作为高等祭司，争取地位高于一切是他们的义务。宗教责任是如此重大，以至于赫梯的国王们有时不得不暂停正在进行中的军事行动以便能够在家里主持宗教仪式。在战争中，无论何时赫梯人遭到失败都会被看成是得罪了神灵的缘故，在此危急关头，国王就会来到王宫的顶部和神进行虔诚的对话，这些神在摆满献祭面包的两张桌子的上方。“我已经得到风暴之神的庇护，”君主会吟诵，“请拯救我们吧！请走上我的右手，像牛拉车一样地与我密切合作吧！”

国王所祈求的是风暴之神特舒卜，他经常被描绘成抓着一道闪电，坐着由两头神牛谢丽和胡瑞拉着的战车冲向山顶。他是赫梯人众神中的主神，很粗暴，甚至还很粗陋，他给与人类各种各样的弱点——人们内部长期不和，他们撒谎欺骗，他们贪欲并被嫉妒心所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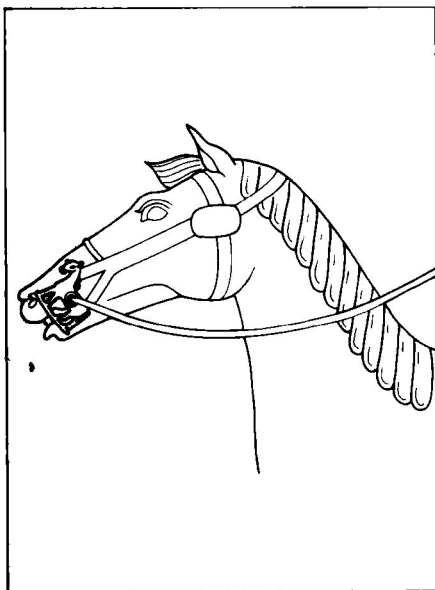
然而，如果他们的神极为不守秩序，赫梯人就用自己著名的法律头脑来管理自己。尽管所有的法定权利都源于国王，但是司法的责任被委托给地方上的长老们，还有作为国王代表的地方军事首领，这些首领掌握严格的程序“去做公正的事”。

赫梯人的法律与早一些的巴比伦法典或晚一些的亚述帝国法典的残酷相比非常自由。应该肯定的是，违抗国王的权威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罪犯的家将被“制造成碎石堆”，罪犯们自己及其家人们也会被石头击毙。除了这一点，死刑只对兽行和强奸是强制性的。这里有个不固定的区别是“在山里抓住一个已婚妇女是死罪和在她家里袭击她是死罪之间，在后一案里，如果这个妇女并没有被听到喊救命，她将会被处死”——很明显，在理论上她是自愿通奸的。

赫梯人法律的基本原理是赔偿而不是惩罚。比如说，纵火犯被命令赔偿他们所烧毁的财产，甚至谋杀犯在赔偿受害人的后代之后就能够自由了。这种赔偿通常是支付银子、奴隶、土地或房子，还有安葬费。对于赫梯人来说，法律的统治甚



用像马那样形状的铜片装饰的马嚼子，是公元前 900 年左右，由一个居住在扎格罗斯山区部落的人制成的。这个部落叫洛雷斯坦，它的其中一部分后来变成了伊朗人。洛雷斯坦居民擅长养马和铸造，他们为亚述人和其他居住在扎格罗斯西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民提供模型，他们也制造一些那个时代的许多富于想象的马的金属器具。下面的图片展示了缰绳和马具是怎样被系在马嚼子的周围，以便使一个骑士或普通驾驶者能非常容易地驾驭这种动物。



至延伸到了外交中，他们的帝国实际上是一张被各种条约所约束的由各州所组成的网，这些条约通常雕刻在金、银或

铁碑上。强大的民族宗教信仰加强了它们的法律效力，举例来说，一条协约将会对不遵守它要求的协约国进行严厉的、可怕的诅咒。有这样一个协约，据参与此协约的邻近国的国王杜皮—特舒普说：“如果他不支持协约的条款的话，这些神圣的咒语将会伤害到他及他的妻子、孩子、孙子、房屋、城市 and 所有属于他的财产。”作为见证者，他们雕刻了至少 80 个神或女神的名字。

赫梯帝国的战车时刻准备着去征服那些拒绝接受它的外交需求的国家，进攻的一般借口为别的国家包庇了赫梯帝国的逃犯。以这样的方式，穆尔西里二世在给邻近安纳托利亚的阿尔萨瓦国王的战书中写道：“我要的是前去投奔你的逃犯，当我要求你把他们遣回时，你并没有把他们交还给我，还称我是一个孩子，这不是蔑视我吗？既然这样，就让我们开战吧！让暴风雨之神、我的福音主，决定我们的命运吧！”阿尔萨瓦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它的王国弱小而不堪一击，正如穆尔西里二世写的那样，“我作为君主带回王宫的平民俘虏总共有 66000 个。”公元前 1306 年，穆尔西里去世，留给他的儿子穆瓦塔利斯一个核心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的附庸国使它从中得到缓解，这些附庸国被迫向赫梯帝国进贡武器。现在，视野内只隐约出现着一团乌云，在远处的南方，复兴的埃及军队准备进攻赫梯帝国控制的叙利亚。

赫梯位于叙利亚前沿的卡迭什的欧朗提斯河，穆瓦塔利斯的祖父——苏皮卢利乌马斯作为对米坦尼战役后来添加的地方占有过。在公元前 1285 年春天，拉

一头守卫在雄伟的宫殿门口，具有人的头像，带有翅膀的巨大公牛，大约于公元前 710 年，由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建造。它大约有 4 米高，重达 14 吨。这座石头雕像展示了亚述人的雕刻技术。亚述人给这个雕塑塑造了 5 条腿，为了使它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都有平衡感。这种神话式的创造，被认为是一种对罪恶灵魂的抗拒而站在亚述人宫殿的主要入口。



拉美西斯二世——埃及野心勃勃的年轻国王，把他的 20000 人的军队分四路向卡迭什进军。但是穆瓦塔利斯“从海的末端把全国的力量都聚集在赫梯大陆”，并使大约有 17000 人的军队开始行动，这一军队包括不少于 2500 辆的双轮战车，每辆战车上有三个人。

狡猾的指挥官穆瓦塔利斯把他们的士兵隐藏在卡迭什市外，然后派两个间谍到埃及军营，假装成逃兵告诉法老，赫梯的军队仍在北方阿勒颇附近逗留。这两个间谍一定是取得了信任，因为拉美西斯接受了这个谎言，在他的大部分军队还远在他后面的情况下，他率领一路军队冒险进驻卡迭什市。而这时穆瓦塔利斯正驾着他的战车在城市的南边，涉水渡过欧朗提斯河疯狂地攻打埃及军队的其中一路，这一路迅速瓦解并逃散（第 90 - 91 页），盟国迦南人的军队的及时赶到使拉美西斯得到解救并免于失败。迦南人控制着这一地区，直到埃及军队的其他几路到达，赫梯人最后从卡迭什市的围墙后撤离，尽管双方战后都声称战争取得了胜利，埃及人不久还是离开了。穆瓦塔利斯撤回本国而赫梯占有了卡迭什和叙利亚。

大约十五年来，赫梯和埃及在各自的边界处互相怒目而视，赫梯在叙利亚取得支配权而埃及在巴勒斯坦取得绝对权力。赫梯受在美索不达米亚上方的邻国亚述的干扰，要比受埃及的干扰大得多，而亚述人的权力正在膨胀壮大。有一次，亚述的统治者冒失地给名叫哈图西尼斯的赫梯国王写信，称他自己为伟大的国王并称赫梯为“兄弟”。哈图西尼斯马上给予批驳，他傲慢地回复道：“你和我真是生于同一母亲吗？不要和我扯兄弟关系和伟大国王。”

当这件事发生时，埃及也为亚述的野心感到烦恼。很自然的，这两个宿敌在相互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把他们的分歧暂时放到了一边。在公元前 1269 年，拉美西斯二世和哈图西尼斯缔结了一份合约，合约的内容包括：双方互不侵犯，当一国受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国作为盟国应给予援助，双方军队将诚心诚意地遵守这一条约。合约制订两年后，拉美西斯娶了一个赫梯公主做妻子。

然而赫梯纪元正在衰退，在哈图西尼斯成为一个平庸的国王后，在公元前 13 世纪末期，君主专制迅速衰退，请看那时期的一句描述：“陛下，福音主发现赫梯的居民将准备反抗。”随着势力的衰减，在公元前 13 世纪晚期，